

大唐长安的燃野少年们，并不像诗那么美好

少侠们，真是侠？

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王维的《少年行》是七绝组诗，一共四首，其一流传最广。这首诗以汉代唐，写少年游侠系马高楼，相聚欢饮。

咸阳游侠为何要喝新丰酒？要从刘邦他爸说起。刘邦是丰邑（今徐州市丰县）人，建都长安，尊其父为太上皇。《西京杂记》载，太上皇一直不开心，刘邦派人打听，刘太公自言平生所好，“皆屠贩少年，沽酒卖饼，斗鸡蹴鞠，以此为欢。”刘邦于是在长安城边上建了新丰（今西安临潼县），“衢巷栋宇，物色惟旧”。老家的人都迁过来，一个后果是“故新丰多无赖”。可能刘邦父子都有些无赖性格。

汉唐以来，新丰酒肆林立，盛产美酒，成了少年们的游乐场。汉宣帝是公认的中兴之君，登基后内外兼修。《汉书》说他少年时游遍长安三辅，“亦喜游侠，斗鸡走马，具知闾里奸邪，吏治得失。”

唐代诗人爱咏侠，像王维《少年行》这样的咏侠诗，金句频出。大唐长安侠少的翩翩风采在诗句中荡漾。这些少年侠客身上，真有盛唐豪迈气象的呈现以及盛世勃勃生机的张扬？其实不然，如果拍一部大唐版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，可以是青春片、歌舞片，但却偏偏拍不成武侠片。

游侠原来是社会人

韩非子说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司马迁却为游侠列传，认为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总结了游侠的四大特质：重然诺、轻生死、抑恶扬善、轻财好施。

自《后汉书》开始，正史不再为游侠列传。史书里树碑立传，侠字一点儿不少，但是有偷换概念之嫌。

曹操少年时“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”，侠和无业青年画等号。李白墓志铭写着“少任侠，不事产业”，是否和说刘郎无赖的理由一样？不要产业要人脉。

学者王学泰在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中说：历来谈论游侠，往往注重谈“侠”字，忽略了“游”字。“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善于交游、有人追随。”

注意划重点，游侠逐渐重游不重侠。《三国志》里连袁绍和袁术这样的世家公子都有侠名，凭的是饭圈力量。

三国时期，游侠不仅有饭圈，还有“饭团”。甘宁有“轻薄少年团”，“少有力，好游侠，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。”许褚有“剑客少年团”，“诸从褚侠客，皆以为虎士。……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，都尉、校尉百余人，皆剑客也。”

东汉史家荀悦将游侠列为“德之贼也”：“立气势，作威福，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”都说侠重义，讲义气容易跑偏，不讲道理（公义），而是讲交情（私义），就是荀悦点出的症结——结私交。鲁迅先生在《流氓的变迁》一文中说得辛辣：“……惟侠老实……到后来，真老实的逐渐死完，止留下取巧的侠。汉的大侠，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，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。”耿直的侠，越来越少了。

少侠要刷“会员卡”

曹植有诗《白马篇》《结客篇》和《酒赋》等，开游侠诗歌先河。学者陈山在《中国武侠史》中说：“曹植是咏侠诗的奠基者，他的咏侠诗赋大体预示了后世咏侠诗的创作趋势。”

《白马篇》中的幽并指燕赵之地。自古燕赵多侠客，李白《侠客行》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，主角就是赵客。场景切换到长安，游侠更像少年玩的剧本杀，任侠就是图个乐。

南北朝时有游侠刘生，声名大噪，

像梁元帝萧绎和陈后主陈叔宝都赋诗称颂。刘生来历不明，只说他任侠豪放，周游五陵三秦之地。“榴花聊夜饮，竹叶解朝醒。结交李都尉，遨游佳丽城。”南朝诗风奢靡，刘生被称为五陵少年，花花公子的做派。

西汉时期，政府经营长安诸陵，又使富家豪族迁住其地，五陵少年指居住在这里的富家子弟。据《全唐诗》检索，唐诗中直接写到“五陵少年”或“五陵年少”的诗篇有42首。

杜甫有名句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”。轻肥指的是轻裘肥马，马是五花马，裘是千金裘。骆宾王《帝京篇》说“京华游侠盛轻肥”，轻肥是少年游侠最时尚的装备。

轻肥要论资格。五陵少年的圈子是闭环，没“会员卡”进不去。唐高祖李渊占领长安，号召“五陵豪侠”投唐，“靡之好爵”。封啥好官？“少年从猎出长杨，禁中新拜羽林郎”（张籍《少年行》），羽林军属禁军，五陵少年多称羽林郎。汉初，选拔六郡良家子弟成立羽林军，“名将多出焉”。汉末，董卓以“六郡良家子”的身份当上羽林郎，“少好侠，尝游羌中，尽与诸豪帅相结”。

李隆基发动“唐隆政变”，铲除韦后一党，一步好棋就是策反禁军。《唐语林》记，唐玄宗当潞州别驾时，入觐京师，混迹五陵少年的圈子。有一回豪门子弟宴游昆明池，玄宗疾驱而至。席间少年让他自报家门，玄宗大声说：“我曾祖父是天子，祖父是天子，父亲是相王，李某是临淄王。”凡尔赛到此是天花板。

都是斗鸡惹的祸

唐代咏侠诗现存300多首，说行侠仗义的少，说吃喝玩乐的多。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：“长安侠少，每至春时，结朋联党，各置矮马，饰以锦鞢金铃，并轡于花树下往来，使仆人执酒皿而随之，遇好酒则驻马而饮。”

玩什么？汪涌豪《中国游侠史》说，长安游侠们的日常活动方式大抵有斗鸡飞鹰、走马纵犬、击剑骑射、赌博宴饮和冶游宿娼数事。

先说飞鹰。司马光说，“唐世贤相，前有房杜，后有姚宋，他人莫得比焉”。姚崇就是那个“姚”。有一次姚崇和唐玄宗打猎，唐玄宗问姚崇：你像是老手？姚崇答：“此臣少所习也。臣年三十，居泽中，以呼鹰逐兔为乐，犹不知书。”姚崇玩鹰玩到了三十岁。

再说斗鸡。唐代斗鸡之风极盛，

少不了五陵少年，“马上抱鸡三市斗，袖中携剑五陵游”（唐代诗人于鹄《公子行》）。京师长安设斗鸡坊。当时有民谣说：“生儿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读书。”王勃曾被沛王招募。沛王跟英王斗鸡，王勃写《檄英王鸡文》声讨英王的斗鸡。唐高宗把王勃逐出长安。

长安居不易，躲不开五陵少年这个圈子。《唐才子传》说王之涣“少有侠气，所从游皆五陵少年，击剑悲歌，从禽纵酒”。王家是望族，是圈里人。

李白到长安，《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》诗中说“我昔斗鸡徒，连延五陵豪……告急清光台，脱余北门厄”。一说玄武门又称北门，羽林军驻扎在北门两侧，李白很可能是和五陵少年发生了冲突，或许也是斗鸡惹的祸。

帮忙帮闲或帮凶

唐代陆龟蒙《杂讽九首》云：“岂无恶少年，纵酒游侠窟。募为敢死军，去以枭叛卒。”侠少和恶少混为一谈。

易中天曾用帮忙、帮闲和帮凶趣评古代士人，长安少年亦然。遇到忙时，恶少真能帮。《史记》载，李广利伐大宛，“发属国六千骑，及郡国恶少年数万”。唐代，《新唐书》说，李建成“私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二千人，为宫甲”组建“长林兵”。陈子昂曾上书《上军国机要事》建议“有粗豪游侠、亡命奸盗、失业浮浪、富族强宗者，并稍优与赐物，悉募从军”。《旧唐书》说李世民图谋反隋，“每折节下士，推财养客，群盗大侠，莫不愿效死力。”其麾下名将李勣自言“我年十二三，为无赖贼，逢人即杀”。唐代宗时，吐蕃军队攻入长安，郭子仪派人“诱聚京城恶少，齐击街鼓于朱雀街，蕃军震慑，狼狽奔溃。”

到了闲时，恶少就成了帮闲，只能添乱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国势渐衰，禁军鱼龙混杂。刺青纹身的坊市恶少，嚣张于街肆，尾大不掉。“长安恶少出名字，楼下劫商楼上醉。”（王建《羽林行》）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上都街肆恶少，率髡而肤札，备众物形状。恃诸军，张拳强劫，至有以蛇集酒家，捉羊腓击人者。”恶少以文身示嚣张，一个叫张幹的，左胳膊上文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，右胳膊上文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

最后做了帮凶。唐传奇《田陂御》记载田陂御是禁军军官，偷了唐文宗的白玉枕被抓，唐文宗说“此乃任侠之流，非常之窃盗”，就给放了。虽是小说家言，但唐文宗是宦官扶持上位，禁军把持在宦官手中，唐文宗不一定治

得了禁军的罪。后来唐文宗发动甘露之变，招募豪侠以作爪牙，从宦官手中夺权，失败后坊市恶少年趁火打劫。

司马迁为游侠立传，因为“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”。可惜，太史公之悲无法改变世俗成见。

到了三十就明白

现在说白领蓝领，古时布衣韦带指没当官的读书人，青袍角带指未授职的进士，绮襦纨绔和裙屐少年说的是权贵之子。在唐代有惨绿少年，呈现了和长安侠少们不一样的气场。

唐德宗时潘孟阳任户部侍郎，游侠之属。唐代张固《幽闲鼓吹》中说，潘孟阳上任时，潘母让他把故交熟识请家来吃饭，垂帘而坐逐一相面，宴会结束后对潘孟阳说：“来的跟你都是一类人，只是末座穿原谅色衣服的少年是谁？”潘孟阳说是“补阙杜黄裳”。老夫人真预言帝：这人必是有名卿相。

大唐咏侠诗不少是劝学篇。李颀写“早知今日读书是，悔作从来任侠非”，孟郊写“自叹方拙身，忽随轻薄伦”，罗隐写“肠断门前旧日行处，不堪全属五陵儿”，句句忏悔。崔颢写诗规劝好女不嫁五陵男，“本期汉代金吾婿，误嫁长安游侠儿。”杜甫曾困守长安，游侠儿骑马在前，他骑驴在后吃灰，“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。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。

三十而立，弃侠从文者众。李白说自己不懂事，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”，三十岁转变，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”。寒山子少年游猎平陵，“联翩骑白马，喝兔放苍鹰”，三十岁后出家隐居。韦应物出身豪族韦氏，当过玄宗近侍，典型的五陵少年。早年豪纵不羁，“一字都不识，饮酒肆顽痴”，直到玄宗驾崩，年仅三十才开始立志读书。也是巧了，唐代进士平均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。

刘叉是冷门诗人，《唐才子传》里有他的事迹。刘叉少年时尚义行侠，因醉酒杀人逃亡，等到天下大赦改志从学，诗风很怪，最有名的叫《冰柱》，苏轼有诗“空吟冰柱忆刘叉”。韩愈晚年当吏部侍郎，刘叉曾投靠他。韩愈老给人写碑文赚润笔费，刘叉当面拿走韩愈一些金子说：“这是你奉承墓中人的所得，不如拿来给我做寿用吧。”此后告辞归隐。

真有侠气的，都退群了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